



宋槧太平御覽



和装本

唐
403
146



門 1 3
403
146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衣蟲牙部五

又以蜘蛛續文以至鼠不馬蛇

蟻竹蟲太昊謂蓼蟲而蟻蟻蟻

出翠尺蠖

焦贛易林未濟之蠱曰蜘蛛作網以司行旅青蠅囓噉以

求膏腴

又井之遯曰蜘蛛南北巡行罔罟杜季利兵傷我心管

毛詩幽七月東山曰蠨蛸在戶蠨蛸長

毛詩義疏曰一名長脚荊州河內謂之喜子云此蟲來着

人當有親客至亦如蜘蛛為罔羅居之

詩義問曰蠨蛸長足蜘蛛也



蠨蛸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月諸同人
山田一人
部君以贈
所購以贈

田八幡
中

劉芳毛詩義笺曰蠪蛸長崎音崎噓之崎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

爾雅曰次蠪秋音蠪蠪蠪蠪蠪蠪音土蠪蠪在地中草蠪蠪

絡幕蠪蛸長崎音崎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

張揖廣雅曰蛛螯罔工蠪蛸蟪也

魏志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

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巢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三物嚴鯪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

也舉坐驚喜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又曰或以赤班蜘蛛及七種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

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足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

符子曰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而遊乎大澤之中見御

蛛布其網曳其網而執豸以食之公子重耳觀之顧謂其

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曳其網而執

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

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

犯曰公子慎勿言也終行之則有邦有嗣矣

金樓子曰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

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

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官者人之網羅也豈

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楊雄方言曰蠪蠪郭璞曰知朱蠪也音無白關而西秦晉之

開謂之蠪螿今江東呼蠪螿音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蠪螿或

謂之蠪螿蠪螿音撥謂之蠪螿蠪螿音撥謂之蠪螿蠪螿音撥

謂之毒螿齊人又呼為杜公謂之毒螿齊人又呼為杜公

亦言罔工音毒餘

東哲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腐木為螢火蟻螬出
朽芻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湯出見羅者湯下車命解其三面而
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人學結欲左者左
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郭璞洞林曰流移道路諸人並欲令郭璞射覆人人自持
五月五日蜘蛛者物悉驗遂不復射

淮南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晞取蛛蜘蛛置甕中食以
膏百日急以塗布而雨不能濡也

又曰取蜘蛛與水狗及猪肪置甕中密以新縑仍懸室後
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蜘蛛
二七枚內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
塗足不用橋梁

王充論衡曰觀夫蜘蛛之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詐安過
之

郭義恭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鼈鼈在地上春行
草間索索履地

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
云有瑞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曰矚得酒食火花得錢財
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小故猶徵大亦宜然故目
矚則矚之乾鵲噪則餒之蛛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
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

劉劭叔異苑曰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
死後猶往來不絕後夕見去蜘蛛形如汁拌綠狀就琅便
宴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僻
劉義慶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

家暫行數宿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
腹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殯殮謨悲涕相對又
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之但人莫知其藥故令死耳謨
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
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
亂者試用輒差
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有善事
夢書曰蜘蛛為大腹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懷任婦人也
葛洪治瘡方曰取蜘蛛一枚着飯中吞即愈
成公綏蜘蛛賦曰獨高懸以浮颺遂設罔於四隅南連大
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緒目引結網織
羅絡幕綺錯交張雲舉霧綴以待無方
張望蜘蛛賦曰余嘯詠蓬蘆遊步丘園覽蜘蛛之為蟲焉

乘虛運巧構不假物欲足性命蕭然靖逸良可翫也伊卿
蛛之為蟲縱微性乎天壤稟妙造於化靈忽無礙而無想
吐自然之纖緒先皇義而結網憑輕羅以隱顯應大明之
幽明

繘女
爾雅曰蜺繘女也孫炎曰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繘女此
蟲多民多繘死郭璞注曰喜自經死故
異苑曰繘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
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
傳此婦骸化而為蟲故以繘女為名

馬蛭
爾雅曰蜺音馬音蛭音也郭璞曰馬蛭音均
張揖廣雅曰蛆音魚音蛭音也郭璞曰馬蛭音均

宋書曰王素聲譽甚高山中有蛇其聲清長聽之使人不

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蛇賦以自況

魯仲連子曰諺云百足蟲三斷不蹶者持之者眾

文子曰善用人者若蛇之足眾不相害淮南子同

莊子曰夔憐蛇蛇憐蛇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踣土今踣勑

切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

夫睡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今子動吾天機不知所

以然司馬彪曰北燕謂蛇為且渠也

淮南子曰季夏草為蚘草得陰而死極陰中反陽故

又曰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蚘音之

又曰蚘足眾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如大也

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蠋

揚雄方言曰北燕馬蛇謂之蛆蝶

張茂先博物志曰馬蛇一名百足中斷則頭尾各異行而

去

本草經曰馬陸一名百足

吳氏本草經曰一名馬軸

蜡

淮南子曰蜡知將雨高誘曰蜡蟲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餘蜡音皆

竹蟲

淮南萬畢術曰竹蟲飲人自言其誠竹蟲三枚竹黃十枚

如大豆燒酒中飲之不令醉以問其事必得其實也

蓼蟲

孔叢蓼蟲賦曰觀茲茂蓼紛葩吐榮爰有蠕而準蟲厥狀

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悟物記事以況乎人幼長斯蓼

莫如其辛

蟻蟻

毛詩碩人曰膚如凝脂領如蝤蛸蝤蛸蝤蛸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蟻蟻生糞中

爾雅曰蟻音蟻蟻也郭璞注曰在蟻蟻蟻雖通名之為蟻

所在

莊子曰烏足根為蟻蟻司馬彪曰烏足草名

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蟻蟻以秋冬穫黍置溝

王充論衡曰蟻蟻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

楊雄方言曰蟻蟻謂之蟻音自關而東謂之蟻蟻音資或

謂之蝨屬音或謂之蝨殼亦呼堂齊或呼梁益之間謂之

蝨音或謂之蝨或謂之蝨音蝨秦晉之間或謂之蠹或謂

之天蝨按爾雅曰蝨天蝨謂蝨蝨耳

而方言以為蝨未詳其義也

博物志曰蟻蟻以背行駛於用足也

祖台志惟曰吳中書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勅

婢食母婢乃取蟻蟻蒸食之王氏甚以為美而不知是何

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然非魚非肉

汝試問之既而問婢服食是蟻蟻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

立開

本草經曰蟻蟻一名蟻齊主治血痺

蟻蟻

子然曰有一人身着練單衣恰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

然問其姓名即荅云僕姓盧名鈞家在壩溪邊臨水復經

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蛭忽見大坎滿中蟻蟻

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于然至是始悟曰近

日谷盧鈞反音則蟻蟻也家在壩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

湯自是遂絕
 搜神記曰盧陵太守平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乃祖非罪
 繫獄時有蝮蝮蟲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因投飯
 與之食盡復來形稍大數日形如豚及當刑蝮蝮夜掘壁
 為孔以出龐氏常祠蝮蝮
 葛洪治箭鈎在咽喉不出方曰用蝮蝮腦塗之即出
 苑注治不得小便方曰取蝮蝮大者二枚斷取體下以一
 升水漬之去皮飲之須臾便通
 本草經曰蝮蝮一名天蝮一名蝮產難出刺在肉中潰癰
 腫下噎咽解毒愈惡瘡
 陶洪景本草經曰蝮蝮味鹹寒取自出者其自腰以前甚
 溢主止大小便
 尺蠖

周易下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爾雅曰蝮蝮蝮今蝮也
 晏子春秋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卽身黃食蒼卽身
 蒼

說文曰尺蠖曲信蟲信音伸

方言曰蝮資蠖切謂之尺蠖郭璞曰步屈也

曹子建長歌行曰尺蠖知屈申體道識窮達

傅休奔潛通賦曰蠖屈體以求伸兮龍階木而升雲

鮑明遠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申非向厚詘非今
 薄靜值泉渟機躁遇風驚起軒軀而曠莽伏累氣而併
 形冰炭弗觸韋刃靡迕逢巖蹙跡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見
 猜哀必進之為蠹每驥首以瞰塗常景行而翻路故身不
 豫托地前無期從方面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筭慕其權國

容擬其變高賢圖之隱淪智士以之藏見咲蛇靈之从蟄
羞龍德之方戰郭璞尺蠖讚曰貴有可賤賤有不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
論配龍蛇見歎聖人張協七命曰鶴鷓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尺蠖動而成響
郭璞尺蠖讚曰貴有可賤賤有不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
張協七命曰鶴鷓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可蟲豸部六

蟾蜍

蝦蟇

蟋蟀

蚋蝥

乘舟鼠負

蟻

蟬

桑

守瓜

蚰蜒

蟹

廉

蠶

蝮

蝮

蛇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蟾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蟾諸殆猶畏也蟾蜍
爾雅謂之蜻蛉之大腹也上地蟾不敢動故曰死於蟾蜍

抱朴子曰蟾蜍壽三千歲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再
重以五月五日月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
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
還自向也

又曰辟兵法或以丹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
以書所持之刀劍

玄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

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河圖曰蟾蜍去天下大亂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

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惡疽瘡

傅玄詩曰蟾蜍食明月虹蜺薄朝日

蝦蟇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蝦蟇無聲

山海經曰崑崙山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

利斗也爾雅或曰活東也

爾雅曰螿蟇郭璞注云蛙類科斗活東子也

周禮秋官下曰蝮氏掌去毒蝮焚牡鞠同以灰酒之則死

齊魯之間謂蠹為蝮蝮蝮也蝮與蝮同尤怒鳴而聒人耳去之

漢書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相關是歲四將軍衆

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

耳言述志識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耳井之蛙事見莊子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無所得寵為奴所殺
 張璠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昌門外橋東約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洒南北郊
 晉書曰有蛙鳴于華林園惠帝問左右曰為官乎為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為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齊書曰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文師道士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汝鳴即便喧聒

又曰卜彬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蚪唯唯羣浮暗水唯朝繼夕筆役如鬼比令史詔事也
 南史孝義傳曰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亡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妖人與其徒偽云盲燈因飲泉水下得金佛其疾並愈於是遠近信之男女霧集水中有老黃蝦蟇全如金色乍出乍沒齊武成及百官已下莫不飲之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宮中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於宜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蟇

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文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龜日夜恒鳴
口乾舌弊然而不聽今觀晨雞時夜而鳴天下俱動多言
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韓子曰越王勾踐欲伐吳欲民輕死出見鬪鼃乃下軾從
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有勇氣故也其後國人輕命死戰
淮南子曰夫蝦蟇為鴉水蠶為螭皆生於非其類
老蝦蟇為鴉水中蠶蟲化唯聖人能知其化
又曰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也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
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
國語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
陽後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生鼃民無叛意
神仙傳曰葛玄指蝦蟇使舞皆應絃節使止乃止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日與軻之東宮臨
池而觀軻拾塲投鼃太子令人奉槃金以進
物理論曰夫虛无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蟬聒
耳而已
風俗通曰肅肅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
從春至冬袒裸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謹按蝦蟇既處
水中其尾又短正能使掉之豈能肅肅乎原其所以當言
夏馬患蚋掉尾振擊常肅肅也蝦蟇夏馬音相似
崔豹古今注曰科斗蝦蟇子也一名懸針一名玄魚形圓
有尾間雷則尾脫脚生也
廣五行記曰懷州凝真觀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
往聞有蝦蟇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以他柱易之斫之
於柱中得一蝦蟇其柱又無孔隙

嶺表錄異曰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鄉墅小兒牧牛園田
中有蛤鳴蛤即大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中遂掘之乃
蠻首塚也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其上隱起
多鑄蛙龜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精也

楚辭七諫曰蝦雷遊於藥池芳藥池

成公綏陰霖賦曰百川泛濫潢潦流竈中生鼃庭運舟

水中之物又蟋蟀

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
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
為姦故為門戶夜開門戶人之所由出入今夜不閉明非
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音精蛸音列鳴白露下蜻蛸上堂

京房易妖占曰七月建申為夷則蟋蟀鳴

毛詩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又幽七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箋云自七月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一名蝥一名蜻蛸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督

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

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成也

劉芳毛詩義笈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蛸楚謂之蟋蟀

或謂之蝥南楚謂之王孫也方言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或謂之蝥亦謂之蜻蛸斯蝥莎雞

之類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朱均曰趣織蟋蟀也

立秋女功急故趣也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無遠兵

春秋說題辭曰趣織為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趣織鳴女
作兼

爾雅曰蟋蟀蝥也郭璞曰今促織也亦名蜻蛉也

周書時訓曰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袁宏後漢書曰崔駰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倉庚鳴秋風厲而蟋蟀吟蓋氣使之然也

干寶搜神記曰朽葦為蝥麥為蝥蝶

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蝥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為嬾婦也

又曰沙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聲如紡也促織一曰促機絡緯一名紡緯

阮籍詩曰開秋肇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般憂消然令
心悲

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蟲之資生亦靈智之攸授享神氣之
么眇體形容之微陋于時微涼既戒火靈告去玄乙辭宇
翔鶉音昆南顧風戾戾而動柯露零零而墮樹月轉景而西
頹漢迴波而東注厲清響於長宵激悲聲以迄曙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候
秋吟蟋蟀出以陰
楚辭曰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於西堂

詩義疏曰蝻音偃一名蚋音力蝻音勞螻蛄也
爾雅曰蝻蚋音呼蝻音呼蝻音呼蝻音呼木奚鹿四音
家語曰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

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注曰螻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
揚雄方言曰蚴蚴上音折下音决齊謂之螻蛄兩音楚謂之螻蛄
或謂之蚴蚴上音零秦謂之蚴蚴自關而東謂之蚴蚴
或謂之螻蛄音帝或謂之螻蛄音延西楚與秦通名呼為螻蛄

風土記曰秋而螻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夜

鼠負

爾雅曰蟠鼠負也

郭璞曰北食器底蟲也舊說伊威鼠婦別名未詳也

毛詩東山曰伊威在室

伊威委黍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食底

土中似白魚者也

說文曰蟠螭音鼠婦也蟬威委黍鼠負也

干寶搜神記曰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

竈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着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葛洪治瘧方曰取鼠婦蟲十四枚各以糟封裹之凡十四

丸臨發服七丸便愈

陶弘景本草經曰鼠婦一名蟠負一名伊威一名委黍俗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婦字如似乖理又一名鼠姑人家用此悅媚人甚多方而應少

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于何不蠹

爾雅曰蝎蛄木中蠹也蝎蛄即蛄也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衣物佗因使者獻桂蠹一器文子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于羽陵謂暴書蠹蟲因曰蠹書也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始安郡獻桂蠹四瓶瓶別一千頭紫色香辛有味噉之去陰痰之疾

爾雅曰蝓強蚌也郭璞曰米穀中蠹小黑蟲謂建平人呼為蚌子音芋方言曰蝓強施謂之強蚌郭璞注曰江東謂之蝓強也

爾雅曰蠶餉齧桑郭璞曰似天牛也長角體有白點喜食桑樹作孔藏其長江東呼為齧桑

爾雅曰蠶與父守瓜也郭璞曰今瓜中黃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爾雅曰蟻銜入耳街音演方言曰自關而東蚰蜒謂之蟻銜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蟻

音蠟所宜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蚨音扶北燕謂之蚰蚰廣雅

廣五行記曰春秋魯莊公二十九年蜃劉向以為此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亂所生為蟲臭惡時公娶齊淫女為夫人一介土蠶

後漢書曰王莽地皇元年蜃蔽天至長安人未央宮緣莽發吏捕之于時天下大亂尋而莽敗見殺

本草經曰蜚廉味鹹治血瘀逐下血破積聚喉痺生晉地山澤中二月採之

吳氏本草曰蜚廉蟲神農黃帝云治婦人寒熱

爾雅曰國音或貉蟲蠻也音許兩切今呼蝻蟲為蠻

是凡本草曰蚤蝮音求莫黃帝之世蠻人與蠻蠻

說文曰蚤多足蟲也

廣雅曰矜蝮蝮也蝮音血蝮蝮不血蝮蝮藥部蝮蝮主骨

博物志曰蠲蝮蟲湧人影亦隨所着處生瘡盧氏曰以鷄

愈日即愈日即愈日即

吳氏本草曰塵蟲一名土鼈

異苑曰海曲有名物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庚闡楊都賦曰蛇公沈光於海曲

同蝮蝮音下多郎切

爾雅曰三蚨音錫蝮蝮音湯也郭璞注曰即蝮蝮也似蜘蛛在

定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蚨蝮也

定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蚨蝮也

金花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金花蟲大如斑猫形色文采如金是
龜屬得之養翫彌日

玆母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注曰朝生暮死蟲也
生水上似蠶蛾一曰玆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吳氏本草曰：蟬一名大蟬。

淮南子曰：蟬衣不吸輒斷。主木上蟬，蟬一曰蟬，蟬一曰蟬。

蟬屬於文養，謂兩目，沈光於海內。

竺法真登羅山，謂曰：金鼓蟲，大收，斑駁，沃，分，文，采，成，金，鼓。

金鼓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蟲豸部七

青蚨曰：青蚨，蜂而赤，青曰蜾，一曰蜾。

水馬曰：水馬，水蛭，大，青，赤。

十二時蟲

揚雄方言曰：蜻蛉，謂之螂蛉。郭璞注曰：六足，四翼，曰螂，取。

說文曰：蜻蛉，一名桑根。

爾雅曰：蜚，音蜚，負勞也。郭璞注曰：或曰：蜚，蜻蛉，而土而蝨。

莊子曰：童子埋蜻蛉頭，而化為珠。郭璞注曰：不夫其父，昔。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

弓射之，拂左翼。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王曰：王獨不見夫蜻蛉，仰承甘露。

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九尺童子將調鉤膠絲加之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所食

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遊有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其父告曰聞蜻蛉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蛉蓋下使朔獨射之朔對曰馮翊馮翊六尺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篋即蜻蛉上曰善賜帛十匹

崔豹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一曰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離一曰胡黎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為赤弁丈人

又曰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遠東人謂為紺蟠

亦曰童蟠好以七月羣飛鬧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

青蚨

廣雅曰蠅蝟青蚨也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蠅音蝟形如蟬大味辛美可食

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趣殺其母塗錢子塗貨用錢去貨旋則自還

淮南萬畢術曰青蚨還錢青蚨一名魚或曰蒲以其子比各等置瓮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取市置子

置母用子

蜂

爾雅曰土蜂今江東呼大蜂在土中作房中為土蜂啖木其子即馬蜂也今荆楚間呼為蠶音蟬

蜂

蜂

七

七

蜂似土蜂而小
在樹上作房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蒙翁或謂之蚘音幽其

大有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穿竹木作孔
亦有蜜者或呼笛師

山海經曰平逢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嬌蟲是盤蟲實惟

蜂蜜之廬群蟻注曰蟻為盤蟲之長
群蟻所舍集蟻亦蟻名也

又曰大蜂其狀如蟲

洪範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飢山木盡死人

無所食蜂食田苗

左傳僖中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以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君其

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沉國乎

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蜂蠆毒在後
故言垂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

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
從果見殺

王隱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表謙為高涼太守未

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上謙不覺甚惡會

得留郡文書賊欲乘虛攻郡謙欲速赴明早進西南卒遇

大風飛沙天地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

晉書曰鄒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

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鴿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苞大體也

抱朴子曰軍行卒逢群飛蜂及毒蟲若蜜蜂尤多者必大

戰驚於藏伏之賊也

列女傳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於

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之

伯奇自死
葛仙公列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當請先生作一奇戲
食未竟仙公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
震肅但皆不螫人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飛還入口中成
飯

永嘉地記曰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羣過有一蜂先飛覓出
泊處人知輒內木桶中以蜜塗桶中飛者聞蜜氣或停不
過三四來便舉群悉至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無雌取桑蠶或阜螽子所見
抱而成巳子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又曰遠方諸山出蜜蠟其趣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木
為器或十斛五斛開小孔令纔容蜂出入以蜜蠟塗器內
外令遍安着簷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將作窠生育時來過

人家園垣者捕取得三兩頭便內着器中數宿出蜂飛去
尋將伴來還或多或少經日漸澁不可復數遂停住往來
器中所滋長甚眾至夏開器取密蠟所得多少隨歲中所
宜豐儉虛氏曰春至秋未始有蜜晚者至冬余所見今云夏未詳其故
又曰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蜜蠟所着皆絕巖石壁非
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以檻輦自懸挂下遂乃得取採蜂遂
去不還餘窠及蠟着石不盡者有鳥形小於雀群飛千數
來啄之至春都盡其趣皆如磨洗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
如故年年如此物無錯亂者人亦各各占其平處謂之蠟
塞鳥謂之蠟雀捕搏終不可得也
宣驗記曰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
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
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簾出同時噬螿群

太平御覽 卷九十九 三 物類

賊身首腫痛兩眼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飛邀逐噬擊彌路賊遂惶懼從便道而去時是臈月所縛子女各還其家

廣五行記曰秦昭王委政于太后弟穰侯穰侯用事山木盡死蜂食人苗稼時大飢人相食穰侯罷免歸第

嶺表錄異曰唐劉恂曾遊宣歙間見彼中人好食蜂兒狀如蠶蛹而瑩白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其大如巨鍾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採時須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復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緣崖樹斷其根一房有蜂兒五斗或一石者三分中一翅足具矣即入鹽酪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為方物

楚辭曰玄蜂如壺

入者國產者 蜾 亦蜂之類

左傳宣下日十五年冬蜾生

爾雅曰蜾蠃

音陶也郭璞注曰蠃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蠃含蜾蠃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為敗

陸機毛詩疏義曰阜螽蝗也今人謂之螞子兗州人謂之

騰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如蠶七八月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唯不食三豆及麻并糞尤甚

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太宗至苑中見蝗撥數枚而呪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遽來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

吞之自是蝗不為災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言陽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人以酒殺致祭三縣蝗為鸚鵡聚食勅禁羅弋鸚鵡以其有吞噬之異也

蠋

毛詩豳七月曰蝻蝻者蠋烝在桑野

桑

爾雅曰蝮烏蠋

音也

郭璞注曰蝮大如指似蠋孫炎注曰蝮一名烏蠋也

廣志曰蠋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白澤曰蠋有角五采文長尾者龍也殺之兵死

韓子曰蠋似蛇而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蠋婦人拾蠋利之所在皆為賁育

水馬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海中有蟲狀如馬形因名曰水馬婦

人難產者手握持此蟲或燒作屑服之則更易如羊之產

也此物之中

抱朴子曰以赤斑蜘蛛及水馬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可以居水中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海中有魚狀似馬或黃或黑海中民人名作水馬捕魚得之不可啖食暴乾燻之婦人產難使握持之亦可燒飲

水蛭

爾雅曰蛭蟻

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水中蛭

齊書曰蕭季敞為廣州刺史為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

山中為蛭所噬肉盡而死

常璩華陽國志曰南廣郡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謹而誅惡監食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病不為傷王果病愈王充論衡曰蛭食血之蟲惠王殆有積血之疾故食積血之蟲而病愈也不然則賢者操行豈若吞蛭除病賢者常無病也

張氏先博物志曰水蛭三斷而成三物

本草經曰水蛭一名至掌味鹹治惡血瘀結水閉破凝積利水道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水蛭味鹹苦平微寒有毒一名蚊生雷澤池澤蚊音微水木合德水木此其類之可也

短狐

毛詩何人斯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蜮短狐也

韓詩外傳曰短狐水神也

陸璣毛詩疏義曰為鬼為蜮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一足江淮水濱皆有人在岸影見水中射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也南京人欲入水以瓦石投水中令濁乃入也或又含沙射人入肌其瘡如疥

魯莊公十八年秋經書有蜮傳稱不為災也言不穀梁傳莊公曰秋有蜮一有一亡日有言不蜮射人者也今短狐射人為疾是也左傳同

廣雅曰射工蜮短狐也書紀年曰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人王府多取玉焉玉化為蜮射人

齊書曰屠氏女晝採樵夜績以供養父母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

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遂得病
 積時鄰舍人有溪蟻毒者女識毒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
 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者家產日益
 抱朴子曰短狐一名蠅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
 狀似鳴蜩面如合杯有翼能飛無口利耳口中有橫物如
 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激水而射人中身者
 即發瘡不曉治之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日皆死
 又曰射工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
 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擲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
 未帶之夏天自碎射工也
 步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見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
 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口有物向前如角
 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地理書曰車茂安與夏靜書云外生石季甫忽為鄭令此
 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愁慮
 博物志曰江南山溪水中自射工蟲田蟲之類也長一二
 寸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

沙虱

廣雅曰沙虱蛇也音旋

廣志曰沙蝨色赤大不過蟻在水中入人皮中殺人
 唐書曰南中山川有鳩鳥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蝨水弩必
 生可療之草
 又曰南平獠部落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蝨蝮蛇
 淮南萬畢術曰沙蝨一名蓬活一名地脾
 抱朴子內篇曰沙蝨雨後及晨暮踐沙必着人如毛髮端
 初着人便入皮裏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着人上動行

若不挑即此蟲便入人身中殺人行此蟲之地每還輒當
以火自炙令遍則蟲隨火去也水陸皆有之
博物志曰深山窮谷多毒虐之物氣則有瘴癘人則有工
蟲獸則有虎鳥則有鴟蛇則有蝮蟲則有射工沙蠶草則
有蠅吻野葛其餘則蛟蟒之屬生焉
本草經曰沙蠶一名石蠶
葛洪方曰辟沙蠶用麝香大蒜合羊脂搗着小筒中帶之
良

十二時蟲

博物志曰交州南有蟲長或一寸大小如指有廉稜
形似白石英不知其名視之無定色在陰地色多網綠出
日光中變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或紅或赤女人取以為
首飾宗岱每深以為物無定色引雲霞以為喻故託此以

助成其說今孔雀毛亦隨光色變易或黃或赤但不能如
此蟲耳

嶺南異物志曰容州有蟲如守宮身圓而頸長頭有冠幘
一日中隨時變色青黃赤白黑未嘗定土人不能名呼為
十二時蟲醫人不可療

又曰南方有蟲大如守宮足長身青肉鬚赤色其首縮十
二時變子時鼠丑時牛亥時猪性不傷人名曰避役見者
有喜慶

嶺表錄異曰十二時蟲則蛇師蜥蜴之類也土色者身尾
長尺餘腦上連背有鬚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
籬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

太宰曰且君之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太宰弗復見
也子曰韓昭侯搔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蝨
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淮南子曰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為其來蛉窮也高誘曰窮

又曰釋大道任小技無異使蟾諸捕蚤

論衡曰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蝨之在衣裳蠅蟻之在穴隙

也趙壹解擯賦曰丹鴻可殺蚤蝨

抱朴子曰蚤蝨羣攻卧不獲安曹植論曰孟春之旦從陽徑生貫放鳥雀者如其祿也得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為害

身也

虞翻與弟書曰其餘幾何老更衣希為蚤蝨所咋故一二
相告省書一過悉以付火

齊卞士蔚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
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之多病起居甚踈縈寢

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
時四體乾澀乃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

探揣獲撮日不替手

說文曰蝨齧人蟲也蟻蝨子也

漢書曰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破秦必矣義曰不然
夫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蝨諭秦蝨諭章邯

又曰王莽校尉韓威進日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七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
兒頭多蟻蝨而刺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
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刺之

續晉陽秋曰咸陽王猛被緼袍而詣桓溫一見而談當時
之事猛摸蝨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奇之

晉書曰阮藉著大人先生傳曰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
圖三公下不失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
乎壞絮自以為吉宅行不敢離縫匿乎禪褶自以為得繩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
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

齊書曰江泌性行仁義衣弊蝨多綿裏置壁上恐蝨飢死
乃置衣中數日中終身無復蝨

又曰卞彬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體仕既不遂乃
著蚤蝨蟻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

三國典略曰梁劉愨常有飛書謗愨梁主怒曰劉愨似衣
中蝨必須拍之音怡

北史曰司馬子如為大行臺及文襄輔政見之哀其憔悴
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賜酒百餅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
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耶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鼈懸蝨
於牖而面而望之二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
也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箛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
告飛衛飛衛曰汝得之矣

莊子曰濡需者豕蝨是也擇處疏曠自以為廣宮大囿奎
蹄曲隈乳間股腳自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布草操

煙火而與豕俱焦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淮南子亦云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苑臨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蠶也

又曰三蠶食菟相與訟一蠶遇之曰奚訟三蠶曰爭肥饒也一蠶曰若爾不患臘之將至而烹之也踈目若有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其日而食之菟瘦人乃不殺

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不能生蟣蝨蝨蝨之風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又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吊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抱朴子曰夫蠶生於我我非蠶之父母蠶非我之子孫也又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閒耳能聞雷霆而不

能周蝨蟣之音也

又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荀子曰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觀曰臣嘗書寢愁然聞群蝨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珎臣項脊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太半蝨父止之曰我與汝所慮不過縫所食食不過容口奚用竊爭交戰為哉群蝨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汶陽數步之田感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知竊為君羞之魯侯曰善

語林曰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覆反還指

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輟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
測量地風俗通曰河南趙仲讓為梁異從事郎中冬月坐庭中向
日解壞裘捕蝨襄成君使推問之異笑曰此我從事絕清
高士也楊偉時務論曰夫吞八荒者不咀蟣蝨也
神異經曰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
虎爪名獬獠張茂先曰俗伺人眠輒往就人欲食人腦先
使捕蝨得臥而舌出盤地丈餘聞其聲常燒大石伺其得
臥舌出以石投舌上於是低頭絕氣而死
異苑曰太孫廣頭上不得有蝨蝨大者便遭莽喪大功小
則小功總服
劉義慶宣驗記曰晉義熙中京師長年寺道人惠祥與法

向蓮堂夜四更中惠遙喚向暫來往視祥仰眠交手臂上
足脰敕鼎直云可解我手足繩曰上並無繩也祥因得轉
動云向有人眾以我手足鞭箠交下問何故齧蝨語祥若
更不止當入兩間音蓋祥後徵戒於蝨餘無精進
相牛經曰治牛蝨用苦梗生魚汁漬坎底土苦酒和塗之
夢書曰夢梳篦為憂解也其髮滑澤心喜也蟣蝨盡去百
病愈也蟣蝨為憂齧人身也夢見蟣蝨有憂至也
楊雄長楊賦曰鞮登生蟣蝨介冑被霑汗
趙壹作非草書曰俯而擇蝨不暇見地仰而觀鍼不暇見
天大地至大而不見者銳精於鍼蝨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蝨雖細虐於安寢麤鼠至微猶毀
郊牛
嵇康養生論曰夫蝨虺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又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播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襲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可堪也

字林曰蠅齧牛蟲也

蠅 邊奚切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生於蚊睫再乳而飛蚊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東海者老命曰蠅螟

列子曰江浦之閒生麼細麼也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

睫不相觸也棲宿去來蚊不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子羽未聞也

抱朴子曰焦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遊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鷗也

蝟音

說文曰蝟腹中長蟲也

叩頭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為叩頭也

傅咸叩頭蟲賦叙曰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觸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殺之不祥故莫之害也

食屍

裴氏廣州記曰林任縣有甲蟲嗜臭肉人死食屍都盡紛紛滿屋非可驅殺
傅物志曰景初中蒼梧刺史到京師云廣州西南數郡人病將死便有飛蟲狀如麥集舍人死便食不可斷截惟殘骨在便去以梓板為器則不集

蟻音

說文曰蟻腹中短蟲也。史記曰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為寒熱，篤當死，不治，淳于意診其脉曰：蟻瘕，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二十日如故。

淮南子曰：天下物莫不資於水澤及蚊。音蟻而不求報。高誘

日蟻微蟲也

爾雅曰：復育，蛻也。

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

詩曰：螿首蛾眉。

爾雅曰：蛾，羅也。郭璞曰：蠶蛾也。

廣雅曰：蟬，步丁蛾也。

漢書曰：建始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宋書曰：傅亮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以寄意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谷將子學道也，言於燕昭王曰：西王母尋來，必語虛玄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談炎上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映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蛾出於負丘之穴。郭子橫洞冥記曰：武帝既耽於靈怪，常得川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侍者舉麟鬚之拂以驅之。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服食其實一旦有五
色蛾止其香未收而薦之生蠶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闇赴燈而死者
也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廣志曰有口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衆
任昉述異記曰楚莊王宮人一旦化為野蛾而飛去
夢書曰蛾為婦女眉僕也夢見蛾者憂婚也
白澤圖曰赤蛾兩頭而白翼者龍也殺之兵死矣
支曇諦火蛾賦序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財如蛾投火誠
哉斯言信而有徵
鮑明遠飛蛾賦曰仙鼠司闇飛蛾候明均靈升化詭態齊
生觀生齊而態詭各會性以憑方凌焦烟之浮景赴熙爛

之明光拔身幽草下畢命君子堂本輕死以邀願得糜爛
其何傷豈効南山之文豹避霧雨而巖藏

蠶具資
產部中

爾雅曰蠅蛹也

郭璞曰蠅蛹也

說文曰蠅蛹也讀若潰蛹爾蟲也

韓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頭爭食相齧也遂殺己人臣爭
事亡其國者皆蠅類也

爾雅曰蝓

戶威切

毛蠹也

即載

墨蛭如占 暫載屬今八月角螿

說文曰載毛蟲也讀若笥蝓毛蠹也

蝓上音黃
下音併

爾雅曰蚊符黃蜚

郭璞曰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
江東呼黃蜚孫炎曰翼在甲裏

說文曰蜚蠊音蠊也以翼鳴者也

斑猫

本草經曰斑猫一名龍尾味寒生谷中

吳氏本草經曰斑猫一名斑蚝音判一名龍蚝一名斑菌一

名龍髮一名晏青神農辛岐伯鹹桐君有毒扁鵲甘有大

毒河內川谷或生水石

地膽

廣雅曰地膽地要青蠅也

本草經曰元青春食元華故云元青秋為地膽地膽黑頭

赤味辛有毒主蟲毒風注秋食葛華故名之為葛上亭

長

吳氏本草經曰地膽一名元青一名杜龍一名青虹

陶洪景本草經曰地膽味辛寒有毒一名元青一名青蛙

真者出梁州狀如大馬蟻有小翼子偽者即是斑猫所化
狀如大豆大都治脉略同必不能得真此亦可用

時之亦表蟻蛤蚧

嶺表錄異曰蛤蚧首如蝦蟇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

短尾長多巢於樹中端州子牆內有巢於廳署城樓間者

且暮則鳴自呼蛤蚧或云鳴一聲是一年者里人採之鬻

於市為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尾不具者無功

於市為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尾不具者無功

嶺表錄異曰廳降生於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

青而薄其聲業其鳴自呼為廳降但聞其聲採者鮮得名

以善價求之以為媚藥

梁書曰王琳敗後入齊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

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動
又曰元帝時安城人劉敬躬於田間得白蛆化為黃金龜
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
作亂帝命都督王僧辯討擒之
後魏書曰宣武遐昌三年章武王熙為相州刺史有蛆生
於庭俄而反伏誅

廣五行記曰北燕馮跋太平二十一年三月蛆觸地而生
月餘跋為弟洪所殺

又曰唐來俊臣性殘忍貪淫縱暴自知制獄數年家積巨
萬凡所殺戮不可勝計後臣家婢生一塊肉大如二升椀
剖之有赤蛆升餘須臾皆變為蜂螫人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

木部一

易曰巽為木坎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艮其於木也為堅多

節離其於木也為科上槁槁多其節舍陰氣故曰科空也為

又非卦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書曰兗州厥木惟喬厥貢惟木孔安國曰喬高

又洪範五行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又說命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灌木藜
又曰莊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苒苒寬柔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上疎者思辭也漢上遊女無求思者也

又曰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木下

曲曰 周禮曰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孟夏之月毋伐大樹

樂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稽命徵日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草木有

益於人長以養民也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生赤木

北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草木豐茂

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又曰鳥則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春秋元命苞曰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

為言觸也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為木八者陰合十者陽

數

春秋運斗樞曰黑精用事百木共一根百枝木共一根天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春凋冬榮僂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又曰崔亮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航行人艱阻亮

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橋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

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泛長無常

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渡渭以像閣

道此卽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

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

今猶名崔公橋

後周書曰太祖至沙苑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

前後虜其卒七萬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

大下御覽

卷九百五十二

一

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切
又曰王羆以功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
西河大拜俸祿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
朝貴營第宅者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
閒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
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代宗大曆十二年成都府人郭遠因樵囊獲瑞木一
莖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以示百官宰臣奏賀曰至德之
化先賁草木太平之符遂形文字伏望藏於祕閣宣付史
館
又曰貞元初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
所下其立如植

管子曰柏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墻垣壞不築為之禁何
管子曰休塗樹之枝公令左右休塗樹枝其年民治室屋
築墻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息百乘丁壯彈其下終日
不歸父老拊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休之日中無尺陰行
者疾走父老歸而治室
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生之徒剛
強死之徒合抱樹生於毫末
莊子曰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其大也然必有
異材從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俯而視其大
根不可以為棺椁舐其葉則舌爛嗅之則使人狂醒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以至其大矣
又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採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矣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
也有世臣之謂也

孫卿子曰山下望十畝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止折也
又曰林木茂斧斤至

又曰玉在山而木潤
孔藿子曰夫子墓方一里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殖之

尸子曰木之精氣為畢方
慎子曰廊廟之中材蓋非一木之枝

呂氏春秋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
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其樹蟬其飛去不能得故曰何益明不燭在乎火
在於闇闇无所見火乃光當今之時世暗甚矣人主有能

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也若蟬之赴明火也

又曰才之於父母也一軀而兩分何氣而異息若草莽之

有華實也樹木之有根心也

又曰樹木盛則飛鳥歸之芻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

豪傑歸之

韓子曰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

無輪矣

又曰若者壤地臣者草木

商子曰蠹象則木拆隙大則墻壞

又子曰葉落者風搖之水濁者物撓之也

又曰甘泉必竭良木必伐

符子曰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又曰水生於石未有居石而溺火生於木未有抱木而燧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五十二 四 表次

淮南子曰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腰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

又曰夫樹木灌以潦水疇以肥壤千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孽況以一國同伐之雖欲久豈可得哉

又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又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也故橘

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鸚鵡不過濟洛度汶而死

又曰馮生陽闕自馮之先也陽闕生鱗音合鱗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枝者生庶木根枝木名也

又曰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又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炤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艾草自取富焉

又曰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水而人予車轂跪而

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長不足言其短也

又曰食木者多力而惡熊犀之屬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

又曰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

又曰高陽或曰高陽楚時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重塗乾則益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以對卒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又曰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耳

又曰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也

又曰冬水可析夏木可結時雖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
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
又曰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電所撲撲也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璞音朴土
塞江也
又曰割劂音鋸銷音削非良匠不能以制木鑪囊垂音坊設囊
之形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
又曰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
無之也
又曰凡見葉落而知歲故葉落而長年悲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田中有樹遣客伐
之六七十下血出客驚怖歸以其事白叔高叔高大怒曰

樹木汁出此何言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叔高使先
斫其枝葉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尺忽出往赴叔高叔
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面叔高恬如
也徐熟視非人也遂伐此木其年召辟侍御史後爲兗州
刺史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晁衣綉榮美如此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靈陽山
夜見火者皆古枯所致勿怪也甲子曰稱仙人者樹也
孫綽子曰海上人與山客辨其山物海人曰魚額若華山
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
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支鈎
魚爲鮮不足充飢
金樓子曰利內有水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水流出斧
迹未滅俗云漢將將攻越築城浮木于利水未運之前一

夜中忽失數千段時或見之今所見木豈非昔鬼匿之木
乎蘇子曰陳山有木名帝休黃花黑實服之不怒
山海經曰少室山木名帝休黃花黑實服之不怒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人神木爲葉或不可支
仙序曰王須少年入學最遠往來常先流輩恠之常見如
提木三尺餘至則柱屋閒流輩知之取看後不見
正論曰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曲直曲者爲輪直者爲輿
檀宜作輻榆宜作轂
玄中記曰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百歲之樹其汁赤
如血
又曰火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
博物志曰圓丘山有不死樹食之壽
十洲記曰聚窟洲中中未地土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華

葉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樹於玉釜中煑取汁如黑粘名
之爲返生香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金澤文庫

葉香開燭自里... 王益中... 黑漆...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

木部二

宋下 松

金澤文庫

郭子橫洞冥記曰太初三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聲
風木枝十枚九尺大如指直可愛縉雲封禪之時許貢其
木為車輦之川此木生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洹也其
洹出甜波樹上有紫鸞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枝如
玉聲因以為名春夏馨香秋冬聲清有武事則如金革之
響有文章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遍賜群臣百歲者皆以
此枝頌賜人有疾者枝則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
周世言七百年枝未汗偃佺生於堯時已年三千歲植此
竟未折上乃以枝賜朔朔曰臣已見枝三遍枯死死而復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五十三 一

生何啻於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
歲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此樹生於阿閣間也
又曰元光元年起壽福靈壇闢百步四周起銅梁銀木生
列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
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珠枝樹此壇高八
尺文錯雜金色
虞喜志林曰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
能知
王韶之始興記曰漢將滅越越王築城伐木將運之一夜
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
方言曰木細枝謂之杪江淮揚楚之間謂之蔑
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搜神記曰廬江舒縣陵亭有流水邊有大樹常有黃鳥數

千枚巢其頭而有故祠後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黃祖能
興雲雨

地鏡圖曰財在丘墟者為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
折所向在焉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

離騷曰一夫執首拔木九千

又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又云嘗何為兮木上

又云舉芙蓉於木末

又曰樹輪囷以相糺兮林木跋𣪠音委枝葉
盤紆也

左思蜀都賦曰其樹則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
和假道於峻岐陽鳥回翼乎高標

王彪之閩中賦曰木則騰虹籠綵於峻藜流星麗光於高
林

松

書曰青州厥貢漆絲鉛松惟石

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徂來新甫山也

又曰松柏丸丸松栢有挺旅櫪有閑

又曰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

又曰鷺與女蘿施于松柏

又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又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如松柏之茂盛無衰落時也

左傳曰晉侯使張骼輔櫟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故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于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以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對曰無有眾寡共上一也太叔曰不然培

塿無松柏培塿小阜松柏大木

又曰楚郝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

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

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為常生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

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史記曰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也

漢書曰賈山言治亂曰秦為馳道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樹以青松為馳道之

麗使其後世曾不得斜徑而託足焉

應劭漢官儀曰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樹

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松泰山曰岱宗小大門
猶有秦時五大夫松
 張勃吳錄曰丁固字子賤會稽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為尚
 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為公
 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
 植松柏

又曰庾顛我來見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目
 施之大厦梁棟之用

又曰慕容垂攻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但削松木而食之
 宋書曰顧歡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
 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

齊書曰張堪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曰張堪屋下陳屍
 梁書曰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

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
 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譏豎
 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後魏書曰甄琛喪父於瑩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
 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

又曰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大松樹
 十數根時帝進織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
 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餘
 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松林經幾冬山川何
 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詩亦責我耳
 唐書曰拔野古僕骨東境其地豐草人皆敦富土多霜雪

其地北東數十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一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為石後仍松文又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无忌連問之吾所倚何樹嘉隱對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升長松之磴山有長松也說苑曰智襄子為室美十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意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康乘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為為松

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川子曰荆有長松文梓孫卿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呂氏春秋曰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抱朴子曰松三千歲者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名曰飛節芝又曰玉策記稱千歲松樹邊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青羊青犬或如人服之皆壽萬歲又曰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也又曰謂夏必長而菁麥枯謂冬必彫而松柏茂符子曰符子與元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

八其猶木犬守戶瓦雞伺晨矣

先聖本記曰許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而雙闕君之榮顧亦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回鸞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由師之

列仙傳曰伏生者嘗湯時為木正當食松脂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偃佗好食松實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不能服

異苑曰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食松柏實遂不復飢舉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聞而始牧養還食穀米齒落頭白

少神童記曰滎陽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翻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中年既數百化為雙鶴一者失之尋為人所害一者獨棲此松

瑛立哀嘆與公自許山

玄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伏神扶苓

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切松柏葉水送令下隨能香以不飢為度粥清送為佳當川柏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

過度嵩高山記曰嵩高丘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為青牛或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雲南記曰雲南有大松子如新羅松子門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巖即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駢塵尾號為塵尾松西嶺巽然如馬驢又某五

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范子計然曰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喜聖賢冢墓記曰東平王無疆傳云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

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漢武內傳曰藥松柏之膏服之可延年

焦贛易林需之坤曰温山松柏常茂不落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琦獨立墳歷年乃就居喪

踰制種松柏成行

王羲之遊郡記曰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在島嶼上皆生

松故曰松門也

豫章記曰徐孺子基在郡南時杜牧守徐興於某邊種松

太守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頌碑今並在

松大合抱

本草經曰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味苦温中久服輕身

延年

世說曰孫興公自言見止足知分齋前種一株松高世遠

時隣居謂孫曰松樹子非不森森可怜但永無棟梁耳孫

公曰楓柳雖復合抱亦曷所施也

又曰李元禮列列如長松下風周君颺颺如小松下風

金樓子曰梁武每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為變色

顏氏家訓曰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噴

鄙文學嘲劉述云君輩詞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材

也豈若吾徒比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彫悴矣劉應之

曰可哉

西京雜記曰東都龍興觀有古松樹枝偃倒垂相傳云已

經千年常有白鶴飛止其間蔡孚賦偃松篇玄宗賜和御

書刻石記之公卿咸和焉

晉陽記曰郡西北有松樹枝條鬱茂垂陰數畝傳云陶柏

公祥柯成此樹

五經通義曰諸侯冢樹柏
尔雅曰柏擗也

漢書曰武帝造柏梁殿與羣臣宴其下又云作柏梁臺也

漢書曰朱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有野鳥數千棲其上

顏氏家訓曰朝夕鳥也文士往往誤作鳥鶯用之

漢書曰昭帝時長安諸陵柏樹枯倒者悉起生葉蟲食作

字公孫病已立後昭帝崩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被廢迎

立宣帝名已後改為詞不取也

東觀漢記曰李詢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住冢

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虞延為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

延園陵柳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也

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

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柏樹褒常

所攀援涕泣所着樹色與凡樹不侔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王勃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

禍必不久勃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日中引出斬之璞曰

當何之乎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雙柏之間乎時

有鵲巢而甚茂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

抱土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悉遣人取之父老皆

歎息

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

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又曰江夏王鋒以明帝移權常忽忽不樂著脩柏賦以見

其志曰既殊羣而杭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亦

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興復之意
又曰王晏之爲貢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彫之節
梁書曰侯景旣陷臺城都下王侯庶姓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官太后廟四周柏樹猶鬱茂及景篡南郊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旣冬月翠茂如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應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北齊書曰魏蘭根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立祠至今

乃伐柏以爲椁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又曰樊衛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又曰文宣王會晉陽夜宿松門嶺有數株松皆已千年枝葉疎茂似有神物所託文宣時已被酒向嶺墮罵射中一株未幾枯死

後周書曰武帝伐齊永昌公椿屯雞栖原齊王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由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會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爲帳幕不疑軍退却日始悟
隋書曰蔡景王整文帝弟也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

為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裁者猶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不終吉

唐書曰長壽二年冬十月萬象神宮側有檉松樹皆變為柏

又曰狄仁傑補大理丞時將軍權善才坐斫昭陵柏樹仁傑奏其罪免職高宗怒令誅之仁傑進曰古人假使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苛主臣不可奉制帝意稍解

孫卿子曰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國語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草不肥

山海經曰三株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實皆為珠又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松柏

穆天子傳曰甲申天子升于大北之墜北太而降休于兩

柏之下有兩樹也

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閑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

雨止朔執戟在殿階獨語上呼問之荅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向東鳴上遣視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

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東向鳴也何以知立枯枝上朔曰新雨止生枝

滑枯枝澁是以知立枯枝上大笑小風俗通曰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入墟殿颺像

颺像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而颺像畏虎與柏相

烈士傳曰延陵季子解寶劍帶徐君墓柏樹洞冥記曰磅山之北有穴穴上有柏昔李少翁於閭陰移

來此穴種此柏已見扶桑三枯海水涸竭帝覺遣人往穴

水經曰涇山有鄭祭仲冢祭仲廟舊有一枯柏樹其鹿根
故株之止多生稚柏列秀青青望之可喜
從征記曰泰山廟中柏皆三十餘圍挾兩階赤眉常斫一
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在
地理志曰華山生文柏
范子計然曰柏枝脂出輔上升價七十中三十下十
漢官儀曰正日飲柏葉酒上壽
漢武故事曰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柏香聞數十里
列仙傳曰赤須子好食柏實齒落更生
仙經曰服柏子人長年
三輔黃圖曰漢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種柏樹
三輔舊事曰漢諸陵皆屬太常又有盜柏者弃市

太山記曰山南有太山廟種柏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
老傳云漢武所植

三齊記曰堯山祠旁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世
陳留耆舊傳曰李充喪父父冢側有夜盜斫柏樹者充手
刃之

述征記曰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處長傲賓於柏
谷者也谷中無迴車地夾以高原林柏蔭藹窮日殆弗觀
陽景也

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柏二株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收柏實
列異記曰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其形不類豬亦不似羊衆
莫能名二童子曰此爲媪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
使柏葉插其頭

幽明錄曰王丞相見郭景純請為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云
有震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
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不似羊柴
任昉述異記曰盧氏縣有盧君占塚塚傍古柏二枝條蔭
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龜甲堅如鐵石
嵇康養生論曰麝食柏而香

楚詞曰山中人兮芳社若飲石泉兮飯松柏
古歌曰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却義公
劉越石扶風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雲
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誰能刻鏤此公輪
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柏今為宮殿
梁

大山山曰山槐

周禮曰朝士掌三槐三公位焉鄭玄曰槐之言懷言來人也
又曰司烜氏掌冬取槐檀之火

左傳曰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卒

春秋元命苞曰樹槐聽訟其下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

爾雅曰懷槐大葉而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為槐守宮槐葉晝聶宵炕
郭璞曰守宮槐晝日歸合而夜炕布晉儒林祭酒杜行齊
說在明陵縣南有一樹似槐葉晝聚合相着夜則舒布即
其理等宵炕音炕聶合也炕張也晝合夜開也

五經通義曰土冢樹槐
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他日董祁愬之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
槐叔向過之日予盍爲我請乎叔向日欲而得之又何請
焉紡懸也
漢書曰昭帝建始四年山陽社中大槐樹吏人伐斷之其
夜復自立如故葉而黑
晉書曰苻堅僭號自長安至于諸州夾路皆種槐柳百姓
歌曰長安大街夾路楊槐下走朱輪上有棲鸞
又曰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房仲文對而歎曰此樹婆娑生
意盡矣
崔鴻前涼錄曰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
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北隅有槐樹生焉李玄
盛著槐樹賦堂今東縣賦文
沈約宋書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

對楚西比街之見芻兒敵麟傷其左足薪而覆之
梁書曰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鬢皆黑離
亂之際奔于江陵
後周書曰韋孝寬之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
墩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勤部內當墩處植
槐樹代之卽免修復行旅又得芑蔭文帝後見怪問知之
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道路一里
種樹一株十里種三樹百里五樹焉
隋書曰高穎字昭玄領新都大監每坐槐樹下以聽事多
不依行列有司伐之特令存之勿去示於後人
又曰士回以孝聞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其鬱茂及士雄
居喪樹遂枯死服闕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

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唐書曰永崇二年太平公主降駙馬薛紹以萬年縣為禮會之所公主輅車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之西街夜設燎炬烈燄相屬夾路槐樹多有死者

又曰正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渭南縣尉張造牒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又曰長慶中虢州刺史蕭祐奏湖城縣永方鄉百姓闢鄠五代同居家內槐一本再生枝葉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槐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使守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且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殘人可乎晏子人言之公出傷槐之囚

罷其禁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

旬而始規二句葉成規葉始開也

又曰九月官候其樹槐是月繕修守備故官候樹槐槐懷也取懷近遠也

又曰老槐生火

又曰槐市學也樹以青槐燧人秋取槐檀之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照雨露所扶此皆生於父母所關於一和也父天母地故槐榆與橘柚合而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

抱朴子曰槐子新瓷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至補腦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人來甚眾恐有失者何

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棘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賣買雍雍揖讓論議槐下侃侃閭閻如也

事具禮部學校篇

焦贛易林家人之乾曰千歲槐根身多斧癩

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劭字子都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有槐樹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劭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

揚銜之洛陽伽藍記曰李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北討葛榮夜夢着衮衣倚槐樹立以為吉徵問於楊元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

陵死矣槐字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徒公終如其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四

以得之太公曰... 王門內有... 入... 不...
 三... 國... 元... 始... 四... 年... 起... 明... 堂... 將... 雍... 為... 博... 士... 舍... 三... 十... 區... 為...
 會... 古... 伯... 列... 禮... 禮... 教... 有... 行... 狀... 在... 朔... 望... 會... 此... 市... 各... 持... 其... 郡... 所... 出...
 物... 及... 禮... 書... 禮... 典... 與... 實... 難... 推... 讓... 論... 議... 槐... 下... 侃... 侃... 開... 闢... 如... 也...
 無... 窮... 林... 家... 入... 之... 死... 日... 汗... 流... 恨... 身... 多... 矣... 堪...
 太... 平... 時... 景... 泰... 榮... 火... 漆... 池... 十... 門... 不... 都... 為... 郡... 功... 曹... 郡... 明... 清... 慈... 願...
 事... 前... 有... 楓... 樹... 有... 壽... 類... 甘... 露... 者... 露... 開... 採... 焉... 昔... 言... 是... 甘... 露... 者... 得...
 既... 明... 斯... 政... 未... 能... 效... 甘... 露... 惟... 採... 耳... 露... 不... 恆... 存... 矣... 而... 去...
 聖... 術... 之... 洛... 陽... 伽... 藍... 記... 釋... 李... 昌... 年... 廣... 陵... 王... 元... 淵... 初... 除... 儀... 同... 三...
 並... 泚... 度... 公... 殊... 曉... 比... 壽... 著... 衣... 衣... 履... 履... 宜... 以... 為... 吉... 徵... 問... 於...
 劉... 尹... 突... 脫... 宅... 木... 柱... 屢... 汲... 命... 當... 除... 三... 公... 朝... 對... 果... 益... 甚... 樂... 泚... 降...

